

PINGYUANLISHIWENHUA YANJIU WENJI

平原 历史文化研究文集

主 编：刘庆民

下
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PINGYUANLISHIWENHUA
YANJIJWENJI

平原

历史文化研究文集

主 编：刘庆民

下
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下卷 >>>



秦和珍在前宋 → → →

宋延广

47年时光流逝，冲淡了多少陈年往事，然而秦和珍在前宋走过的足迹却依然深深镶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的音容笑貌成为前宋人永恒的记忆。

老秦 秦同志

1965年9月，平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王打卦公社前宋口村被定为山东省委抓的一个点。省委派出由省委组织部、省科协、省林业厅、省妇联等部门人员组成的17人工作队进驻前宋口村，省委组织部刘庆海处长任队长、薛兆勇处长任副队长。工作队进村后便紧张地开展工作，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分门别类召开座谈会。群众对工作队在此后的日子里将会怎样做，他们会给这个贫穷落后的村落带来什么充满了期待。此时，秦和珍正忙于济宁地区的社教收尾总结工作。1964年，山东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秦和珍代表省委前往济宁领导社教运动。到1965年德州开展社教时，济宁社教运动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结束了济宁的工作，秦和珍没有休息便径往平原，随行的有秘书周亭、邵波，平原县公安局石万河同志负责安全工作。村里已为他们收拾好宋庆水家的三间东房，屋内仅有4张板床、2张条桌。入村第二天，一行人便和社员一起劳动在田间了。当时正是三秋大忙，每个工作队员的手掌上都有一串劳动磨出的血泡。秦和珍身着褪了色的浅灰色中山装，平底布鞋，手织毛

袜，十分整洁朴素，和社员们聊起天来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有社员问：“你一定是个大官吧？有多大？告诉俺，也好称呼。”秦和珍风趣地说：“官大多记工分吗？我姓秦，叫老秦就行了。”乡亲们不好意思叫老秦，便客气地称秦同志。

秦和珍和其他队员一样在农户吃饭，每天按规定交生活费和粮票给农户。当时老百姓的生活虽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好多了，粮食仍不够吃，到秋后，多数人家已经没有小麦，能有玉米面掺兑地瓜面、野菜吃饱肚子已经是不错了。大家尽可能把队员们的生活安排得好一点，队员们都坚持和群众吃同样的饭。看到群众生活这样艰难，秦和珍内心感到十分难过和愧疚，他在工作队和党支部成员会上说：“共产党人有责任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建国16年了，这件事还没办好，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通过社教一定要使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到1966年麦收前，考虑到农忙时群众为队员们做饭有许多实际困难，吃饭时间的不一致也对工作队的工作安排有较大影响，于是就改在前宋学校伙房用餐。

学校伙房只有一个炊事员老郑还负责打铃。吃饭的人多了，老郑的活儿自然就多，秦和珍和队员们就帮着择菜（多为代粮野菜）、挑水、打扫卫生。秦和珍常与老郑说些笑话，从伙房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没有课的老师也喜欢来凑凑热闹。伙房里没有餐桌，大家都站着吃饭。秦和珍的胃常有不适，一日三餐只喝玉米粥，别人一天早晚两次喝粥，为他中午也要做粥，这已经算是特殊照顾了。

秦和珍到村后不久，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大会在前宋口学校召开。与会人员有德州地委、平原县委、平原社教工作团的领导同志，有全县工作队队长、王打卦公社党委班子成员和前宋口的干部群众代表。会上，秦和珍未用讲稿做了一个精彩的长篇报告。学校的院墙外也挤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会后很长时间人们还在热议：“秦同志果真是个大官，地位书记、县委书记都在台下听他讲呢！大干部讲话水平就是高！”

不能揪着不放

运动中查实有几名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错误或问题，工作队把

他们的情况向秦和珍做了汇报。秦和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一般性错误或失误，属人民内部矛盾，应尽快使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放下包袱、积极工作，要引导干部群众尽快把精力集中到搞好生产和改变贫穷面貌上来。根据秦和珍的指示，工作队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不料在贫协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决定重要事项经贫协讨论同意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程序。贫协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有人对开展社教运动的政策存有理解上的偏差，有的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无限上纲，个别人掺杂有宗派矛盾的因素。秦和珍指示工作队要逐一对这些同志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他指出：“处理干部要严格依据事实和政策，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改正错误，不能揪着不放。不顾事实和政策非要把人整倒不可，就会使自己走向错误。”工作组对这几个人开展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指派一部分党员和团员骨干分头帮助做工作，终于使贫协的几位代表对这件事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犯有错误的干部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使他们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工作做得更起劲儿、更有成效了。原党支部书记宋凡武在运动后期的领导班子调整中虽然只保留了支部委员的职务，也十分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支持新同志担当领导职务。他在分管全村棉花生产中，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仅取得棉花的大幅度增产，还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成为全县的典型。

走群众路线不能走过场

秦和珍经常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应始终牢牢抓在手上。开展社教运动必须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我们的工作只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工作队在确定二队队长人选时，曾出现过一个小的纰漏。队员们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对社员逐一征求意见，由于工作的疏忽遗漏了三个人，对这一情况工作队没能及时发现。而这三个人恰好又不同意这名人选，于是就找秦和珍反映情况，说二队定干部没走群众路线。秦和珍听后很重视，当晚开会，副队长薛兆勇汇报了情况，当听到“逐一征求了社员意见”时，秦和珍问道：“真实情况是这

样吗？”说着就生气离开了会场。刘庆海和薛兆勇非常紧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拜托青年干部培养对象宋庆珍去问老领导。宋庆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立刻去秦和珍的住处小心地询问这件事，秦和珍对这个年轻人不便发火，向他说明了情况，工作队这才知道自己工作出了疏漏。两个队长赶紧找秦和珍检讨，秦和珍说：“走群众路线一定要认认真真，实实在在，不能走过场，即便是错误的意见，也要给人家表达的机会，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最大多数群众的真心拥护。”第二天，秦和珍就派秘书周亭和邵波深入二队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发现这个人选很受群众支持，提不同意见的只有那三个人。当这三个人得知因为自己反映的片面意见而让工作队费了这么大周折时，也感到十分内疚。

凡涉及群众利益的事，秦和珍都十分重视。当他看到前宋学校的土坯房已经是年久失修的危房时，心情十分沉重，多次嘱咐村干部：“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每一个孩子的安危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下雨天你们一定要到学校去和老师们一起仔细查看每一座房子，要千方百计尽快改善办学条件。”

留下不走的工作队

省委工作队自进驻前宋口村，就把搞好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作为一个工作重点，秦和珍要求让年轻的、有文化的优秀干部挑大梁，给这里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1964年，高中毕业的宋庆珍很快进入了工作队的视线。工作队入村时，他正在前宋小学当代课老师，各个生产队都请他去教唱革命歌曲，大队夜校里他是青年们学文化和共青团活动的骨干力量，工作队便把他作为重点培养的对象。1966年1月，前宋口党支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原党支部副书记宋玉华任党支部书记，新党员宋庆珍、许廷秀任副书记，原党支部书记宋凡武和女干部孙春兰任支部委员。新班子在此后的工作表现没有辜负秦和珍和全村群众对他们寄予的厚望，多项工作在全公社乃至全县都居领先地位。宋庆珍更是如鱼得水般释放着他的能量，很快成为德州地区农村干部中的一颗新星。他曾三次参加德州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得到行

署专员崔振华、地委副书记何志仁的多次表扬，鼓励他回去后进一步做好工作，并告知他要做好参加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准备，公社书记王晓华为此曾悉心指导他如何准备讲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次会议未能召开。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新组建的班子受到了严重冲击，宋庆珍、许廷秀、宋凡武被停止了党支部的工作。1968年，宋庆珍被派上了一年的河工，在有的人看来，让这个党支部副书记和其他民工一样上河，无疑是一种惩罚。而在宋庆珍看来，村里的年轻人都要上河，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是好事不是坏事，绝不比别人少推一车土。1969年，恢复工作后的公社书记王晓华和副书记沙君文进驻前宋解决班子问题，社教中留任平原县委副书记的省委工作队队员周子明也始终关注着这个班子的情况，宋庆珍等三人随即恢复了工作。1976年，宋庆珍担任了前宋口党支部书记直至1990年退休。秦和珍留下的这支不走的工作队，为群众工作了24年。

工作队的三把火

新官上任三把火，工作队进村也有三把火。秦和珍吃住在农家，深知百姓苦，苦根就在穷，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生产条件严重落后。前宋村虽紧挨马颊河也有扬水站，但马颊河的水经常断流靠不住，加之村里的土地近三分之一被沟壑阻隔浇不上水，即便能浇也需二次甚至三次倒水，成本极高；进出村的道路经多年人为乱取土和雨水冲损通行极为不便；村外路旁、沟旁几乎没有树木。工作队对症下药烧起了治水、修路、植树三把火。1966年的春天，这三把火持续烧了几十天。至今，人们仍难忘那种热火朝天令人振奋的场面。白天红旗遍地，几百人的青年突击队站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曲往返于修路、修渠的工地，学校的师生、村里的老人也都赶来参加植树。夜晚，马达轰鸣，遍地灯火，机械化打井彻夜不停。运送物资的卡车接踵往返，源源不断。几十天的苦战，修路、渠10余华里，打机井30眼，新增配套抽水机具15台，路渠旁植树5000余株（树苗胸径均在5公分以上）。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同志到前宋视察工作，在村南的麦田旁听取工作队的情况汇报，对他们

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指示财政部门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三把火，彻底改变了前宋的生产条件，农田旱涝保收，交通畅行无阻，5000多株杨树优化了生态环境，也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储蓄。

农民也要学科技

秦和珍看到农民种地仍是传统的耕作方法，对科学施肥、合理密植、品种改良等农业科技知之甚少，便告诫说：“这种状况应尽快改变，种地也要讲究科学，农民也要学科技，干部和青年人要带头学。”秦和珍回省城开会，适逢“山东省农业科技展览”开幕，便打电话让工作队组织大小队干部到济南观看这个展览。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活动，省委机关的汽车到火车站迎接这12位来自鲁西北农村的客人。展览会上，他们怀着对秦和珍的崇敬感激之情，认真看、仔细听、尽可能多记。那时他们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学用农业科技方面有所作为，不然就愧对秦和珍的良苦用心了。晚饭后，在省委小礼堂，农民和省委的领导同志共计不到30人共同观看了一场由山东省著名艺术家们献上的精彩演出。演出结束，安排他们在宾馆住宿，多数人激动得彻夜未眠，他们都不曾入住过这样的宾馆。这件事在以后的数年中都激励着前宋口的干部在学用农业科技方面锲而不舍地探索进取。

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是1976年，刚任支部书记的宋庆珍在一份资料中得知黄河冲击平原的土质主要是缺磷，于是决定在全村农田普遍增施磷肥。当时由于人们对磷肥的重要作用还缺乏认识，所以磷肥的市场需求疲软，厂家不愿生产，一时难以买到。他们到河北一家早已停产的工厂求购，该厂特意从矿山购进原料开工生产了这批磷肥。结果是当年粮棉产量大幅增收，社员人均口粮由不足300斤超过了400斤。

在棉花生产上，他们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种植结构调整。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交1斤皮棉返还3斤粮食，前宋口压缩了800亩粮田改种棉花。为了确保大幅扩种后的棉花丰收，他们聘请棉花生产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并由支部委员宋凡武带领培养自己的棉花生产技术人员。当年前宋棉花大面积丰收，公社书记张宗亮带领全公社农村干部前往参观学习，他说：

“谁说王打卦没有大面积的棉田，我领你们去开开眼！”这一年前宋口的群众有粮吃、有油吃，也有钱花。分配之余，还为每户解决500斤过冬的取暖用煤。前宋口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单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还有来自省外的。以宋凡武为领队的棉花生产技术小组应邀到河北丰南县帮助指导棉花生产，使该县棉花当年取得可喜收成。丰南一名副县长带领一个河北梆子剧团来平原进行了一场答谢演出。

三回前宋

1970年的春夏之交，县委副书记周子明同志捎话请宋庆珍来平原，周子明夫妇包了羊肉水饺在家中招待宋庆珍。几杯酒后，周子明告诉宋庆珍：“老部长在‘文革’中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多次被无理批斗，去年年底恢复了工作，任省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回济南时老部长说一闭上眼睛就想起了前宋的那些杨树，他是在想你们啊！我请他回来看看，他高兴地答应了，很快就来！”听到这个消息，宋庆珍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来。没过几天，秦和珍真的来了。他被车窗外春意盎然的景色所触动，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他就下了车。路旁的排排新杨犹如亭亭玉立的少女，热诚恭迎久违的亲人。秦和珍情不自禁地用双手丈量着一棵棵树干，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看到一片片郁郁葱葱的麦田，秦和珍心里明白是三年前的水利建设发挥了作用。在大队办公室，宋庆珍像一个饱受委屈的孩子见了亲娘一样，呜咽着说不出话来，沉默良久，他才向秦和珍汇报了村里的情况。这时，要见秦和珍的父老乡亲已经挤满了院子，大街上仍有许多人进不了院子。秦和珍说：“换个大点儿的地方吧。”村里没有足以容下这么多人的空地，学校正在上课不便打扰，村南梨树行成了临时会场。在那里，全村男女老少席地而坐，秦和珍站在中间有些激动地说：“乡亲们，三年了，在这三年里，我每天都在想念你们，连做梦都害怕梦到你们还在过苦日子！今天见到你们，我放心了，是你们的艰苦努力使这个村子改变了模样，我谢谢你们！”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宋庆珍激动地带领乡亲们高呼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秦和珍向大家介绍、分析了全国全省的形势，肯

定了刚刚听到的前宋党支部的工作汇报，又给乡亲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讲完后，秦和珍长时间地向乡亲们打听着他所关心的事儿，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和大家握手告别。

1980年，秦和珍任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百忙之中，第二次来到前宋口。进村第一件事就是视察新建的学校，看到宽敞明亮的砖瓦结构的教室和崭新的课桌凳，秦和珍十分高兴。在学校会议室，宋庆珍汇报了村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当秦和珍听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棉花生产技术小组远赴河北指导种棉的情况时，连连称赞“好，很好！”。秦和珍这次来，最牵挂的是前宋的领导班子能不能全面领会、步步紧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带领群众前进。他着重就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和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进行了嘱托。这次来，适逢采伐路渠旁的杨树，5000棵大树多数已够房梁尺寸，同时采伐场面十分混乱、壮观，进村的道路也被阻塞。村干部专门向秦和珍汇报了这件事，对这些树一直不忍心采伐，林业部门多次建议，树冠过大会影响农田，不如适时更新效益好。秦和珍很支持这一做法，嘱咐他们要尽快补种。当年秋天，5000多株新树种好了，宋庆珍和许廷秀专往济南看望秦和珍。不料几次与秘书联系，答复是领导很忙，没有时间，有什么事秘书可代为转达。宋庆珍他们觉得很失望，决定次日便上火车回家。第二天，他们刚走出旅馆大门，秦和珍乘坐的那部轿车停靠在他们面前。那位秘书急匆匆地请他们上车直奔省政府。秦和珍正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见面就责备他们不提前打个招呼，险些错过了这次见面。秦和珍不停地询问各种情况，他们一口气谈了近2个小时。宋庆珍知道省政府有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秦和珍处理，不忍再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赶紧起身告辞。原本打算请省长帮助解决一部分化肥的事竟没好意思开口。

1991年，已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位卸任6年，78岁的秦和珍第三次来到前宋。迟暮之年是人生阅历最成熟的阶段，以毕生经验回首往事，对是非成败的判断是最客观的。这一时期的人也最易怀旧，尤其是在脑

海中打下深深烙印的人和事。上了年纪的人大都慎事远行，秦和珍不顾年事已高又一次来到前宋，足以说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难以割舍。前宋口的领导班子于1990年刚刚进行了调整，社教中组建的那个班子中连最年轻的宋庆珍、许廷秀也已经退休。新任支部书记坚持仍由宋庆珍汇报情况。得知不少村民已经富裕起来，有些户已举家进城经商，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了，守家的妇女、老人有些也搞起了规模养殖，村外不仅沟渠路旁，所有宜林荒地、沟头壕崖都种满了树，上大学的和当兵的出了不少人才。一件件虽都在意料之中，秦和珍听后显得仍有些喜出望外，频频点头夸赞。这些变化的发生，就像春风暖流融化坚冰一样悄悄进行着，现在农村干部需要做的工作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区别。秦和珍感慨地说：“根本的原因是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充分调动了群众积极性，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这些政策来之不易，是我们党花了几十年时间，走了不少弯路才得到的，其中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关键性的伟大贡献。一定要牢牢把握、好好落实，千万不要背离。”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几个退下来的老同志：“多给年轻同志出主意，帮着他们做好工作。同时要注意保重身体。多享受几年今后的好日子。”就要离开了，街上站满了送行的人，在乡亲们的簇拥下，沿着那条当年曾无数次走过的老街，直到村外，他才上车。车子缓缓行驶在白杨绿荫掩映的小公路上，车窗一直开着。

1996年9月3日，秦和珍在济南逝世，享年83岁。前宋的父老乡亲在电视上、广播里知道了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他们无法到追悼会现场去送他最后一程，只能在自己的家里，用自己的方式来悼念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朋友。

名医彭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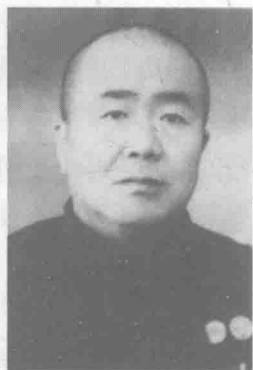
宋延广

20世纪20至8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间，在高恩夏武一带，彭仲和是一个无人不晓的名字。如今，一代名医已逝去三十余年，一座丰碑依然矗立在百姓心中。再度回首先生非同凡响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建树，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成名之路

彭仲和，原名彭子祥，1884年出生在恩县马家河畔小董庄（现王打卦镇张庄村委会辖下的一个小自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5岁之前生长在晚清光绪至宣统年间，青壮年时期亲历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苦难乱世。炼狱般的生存环境，铸就了他刚毅不屈的性格特质、明辨是非的洞察力，确立了从医求生存的谋职目标。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仍倾尽所有供彭仲和读私塾，天资聪颖刻苦勤奋，使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功底。1904年，20岁的彭仲和开始在张庄、戴家口等乡村学校教书。微薄的收入，不济八口之家糊口，使他感受到生活的重压，必须找到一条自拔于困境的出路，贫困成为指路明灯。此后，《伤寒论》《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等中医名著成了他潜心攻读的教科书。僻静的乡村学校，是他专心研读的理想场所。孤影青灯，苦学



不辍，寒来暑往，弹指十年，几部论著早已烂熟于心。辞去教书差事开始行医。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旦出手就远胜那些混迹江湖的庸医。凭借令人称道的医术医德，他逐渐成为高、恩、夏、武一带备受瞩目、人脉深厚的名医。1924年，40岁的彭仲和在自家东房内开设药铺，斋号“松寿堂”，开始坐堂行医。松寿堂29年，是彭仲和医术日臻成熟、名声远播的鼎盛时期，也是他在中医药理论研究方面收获累累硕果的时期。1953年，响应党和政府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率先发起成立恩县六区刘宁口中西医联合诊所。1955年调入恩县医院，同年，山东医学院聘请他前往任教，因夫人新丧、孩子年幼谢绝了这一聘请。1949年初至“文革”前，先后被选为平原县第二、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20世纪60年代彭仲和、刘祥符、刘森三人被授予平原县三大名医称号。《平原县志》将彭仲和、刘祥符、留美眼科医生郭寿仁收录在人物传略篇。

侠肝义胆

1945年的一天，杂团头子刘宝忠的三姨太患病，请彭仲和诊病。看病过程中，刘团一个名叫高贵的营长向彭仲和打探九村集（张庄、闫庄、阮庄、小董庄、房庄、彭庄、小辛庄、马虎头、打渔李9个村子紧挨着，1951年始有九村集之名）地下党的情况，提及闫东梅、闫吉文、张振文、彭万芝、闫世奎等7人，流露出抓捕他们的意图。彭仲和知道闫东梅等7人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也清楚刘宝忠公开投靠日本人当汉奸以来残酷杀害抗日民众的罪恶行径，心中感到万分焦虑。他不露声色地和高贵搭话，告诉高贵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是共产党。高贵不信，彭仲和说：“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他们绝对不是共产党！”目的是尽可能延缓刘团来抓人的时间。回到家中，彭仲和立刻把这一情况告知闫东梅，7个共产党员迅速逃离了九村集。对自己承担的风险，彭仲和也很清楚，他能这样做，完全是基于对共产党人的基本判断和为正义不惧凶险的侠肝义胆，即便是自己合家遭遇不测，能救下7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人也在所不惜。况且抓不到人，刘宝忠也拿不到是谁通风报信的直接证据。刘

宝忠碍于彭先生的威望又刚刚给他三姨太治好了病，没有把柄在手也不便发难。幸好这年年底平原县城解放，日本投降，刘宝忠逃匿后在北京被捕，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闫东梅1938年入党，是党在恩县一区的主要领导人，因在恶劣环境下长期露宿野外患上了麻风病，于1951年病逝，1958年追认为革命烈士。张振文解放初任恩县公安局长，恩县撤县后任齐河县委副书记，后任聊城供销社主任至离休。闫吉元解放后任河北省教育厅处长。彭万芝在闫东梅病故后担任恩县一区区委委员、九村集党总支书记。闫世奎和其他二人一直务农。

菩萨心肠

彭仲和行医60多年，不仅为成千上万人解除病痛，还为百姓做了无数好事、善事，这一切都源于他博爱仁慈的菩萨心肠。

60多年行医生涯，足迹遍及高恩夏武村村寨寨，到处都有经他妙手调理死里逃生的人。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不怕无常把命夺，就怕没找彭仲和。”尤其是在夏津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们对他就已经十分推崇，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平民，只要有病求治，他都尽心诊治。20世纪60年代，夏津县领导出面多次请彭仲和出诊，上至书记、县长，下至普通工人农民，在他的悉心治疗下解除了病痛的人不计其数。

在家乡，到松寿堂看病的人，越是穷人越能得到特别关照。开方子反复斟酌，尽量减少病人的花费，实在拿不出的也常有免费施治的情况。所以，在九村集一带人们常说：“人到难处，老天可怜，穷人看病，富人拿钱。”彭仲和对贫困乡亲十分慷慨，自己却从不乱花钱。为了节省药铺支出，他舍不得增加人手，从济南购进中药材由正上小学的长子彭冠军和侄子每周一次坐火车去背。彭仲和对待急需救治的病人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不遗余力。1949年初，村中有一年轻妇女身患重病，当时彭仲和正在县医院工作，得知后立即叫把病人送到县医院，经中西医会诊，悉心治疗，最终痊愈。老太太86岁时还经常念叨：“是二爷爷（按村中辈分称）救了俺一命，俺才活到现今。”

彭仲和幼时读书成年教书，对教育素有深厚情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协助闫东梅等人创办了恩县一区的第一所完全小学——张庄完小，被聘为校外辅导员，热心帮助学校协调和村里的关系，帮助师生解决教学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逢年过节，把老师们请到家中热情款待，叙叙家常。当时有位青年教师郭炳信身患重病久治不愈，彭老先生亲自陪同去济南，通过亲戚关系找到一位很有名望的日本专家给他看好了病。当年张庄完小的校长李怀山，现已年过九旬，想起先生支持他办学的事仍深怀感激之情。

先生的为人宽厚素为乡邻敬重。无论遇到什么性格脾气的病人及家属，先生从不失去耐心，总是以一个长者的包容和颜悦色地开导宽慰。20世纪80年代，当时只有8岁的彭老先生的孙女彭慧静在马颊河边遇到一个牧羊老人，老人得知她是彭仲和的孙女时说：“你爷爷可真是个大好人，大善人啊！”老人向彭慧静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彭先生发现有人正在割自己家已经成熟的高粱穗，知道此人也是生计所迫，没有责备，只是说：“拿上这些，快走吧，可别叫别人看见了。”

先生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精神，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在“文革”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公职回到小董庄。凭着一个医生的良知和对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他依然热情对待每一个求医的人。14年义务诊病，分文不取，只出药方不卖药。病重来不了的，已90高龄、自己也体弱多病的老先生就坐上毛驴车上门瞧病。最后几年，他患有眼疾，已开不动方子了，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就由先生口授，儿媳代笔开方。许多病人及家属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和平战士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支援志愿军、支援前线，全国人民积极捐款捐物，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彭仲和带头捐款并让妻子和儿子也分别到妇救会和学校捐款。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开展支援志愿军、支援前线的签名运动，参加签名的多为医